

# 《民国演义》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国演义》

13位ISBN编号：9787203059820

10位ISBN编号：7203059820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社：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蔡东藩

页数：62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民国演义》

## 内容概要

《民国演义》主要内容：治世有是非，浊世无是非。夫浊世亦曷尝无是非哉？弊在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群言庞杂，无所适从，而是非遂颠倒而不复明。昔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杨墨，笔削谨严，辩论详核，其足以维持世道者，良非浅渺，故后世以圣贤称之。至秦汉以降，专制日甚，文网繁密，下有清议，偶触忌讳，即罹刑辟。世有明哲，亦何苦自拚生命，与浊世争论是非乎？故非经一代易姓，从未有董狐直笔，得是是非非之真相。

# 《民国演义》

## 作者简介

蔡东藩，(1877—1945)，名廛，字椿寿，号东藩，萧山临浦镇人。自幼聪颖好学，儿时阅读《资治通鉴》等史书，时人称为“神童”。光绪十七年(1891)中秀才。宣统元年(1909)中省优贡生。1910年朝考以优入选，翌年春赴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月余托病回乡。辛亥革命后，应好友之邀，到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任编辑，修撰《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等新论说文范》、《清史概论》等书。从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蔡东藩写成历朝通俗通义，有：《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部分)。

# 《民国演义》

## 书籍目录

第一回 揭大纲全书开始 乘巨变故老重来第二回 黎都督复函拒使 吴军统被刺丧元第三回 奉密令冯国璋逞威 举总统孙中山就职第四回 复民权南京开幕 抗和议北伐兴师第五回 彭家珍狙击宗社党 段祺瑞倡率请愿团第六回 许优待全院集议 允退位民国造成第七回 请瓜代再开选举会 迓专使特辟正阳门第八回 变生不测蔡使遭惊 喜如所期袁公就任第九回 袁总统宣布约法 唐首辅组织阁员第十回 践夙约一方解职 借外债四国违言第十一回 商垫款熊秉三受谤 拒副署唐少川失踪第十二回 组政党笑评新总理 嗾军人胁迫众议员第十三回 统中华釐订法规 征西藏欣闻捷报第十四回 张振武赴京伏法 黎宋卿通电辨诬第十五回 孙黄并至协定政纲 陆赵递更又易总理第十六回 祝国庆全体胪欢 窃帝号外蒙抗命第十七回 示协约惊走梁如浩 议外交忙煞陆子欣第十八回 忧中忧英使索复文 病上病清后归冥 第十九回 竞选举党人滋闹 斥时政演说招尤第二十回 宋教仁中弹捐躯 应桂馨泄谋拘案第二十一回 讯凶犯直言对簿 延律师辩论盈庭第二十二回 案情毕现几达千言 宿将暴亡又弱一个第二十三回 开国会举行盛典 违约法擅签合同第二十四回 争借款挑是翻非 请改制弄巧成拙第二十五回 烟沈黑幕空具弹章 变起白狼构成巨祸第二十六回 暗杀党骈诛湖北 讨袁军竖帜江西第二十七回 战湖口李司令得胜 弃江宁程都督逃生第二十八回 劝退位孙袁交恶 告独立皖粤联轡第二十九回 郑汝成力守制造局 陈其美战败春申江第三十回 占督署何海鸣弄兵 让炮台钮永建退走第三十一回 逐党人各省廓清 下围城三日大掠第三十二回 尹昌衡回定打箭炉 张镇芳怯走驻马店第三十三回 遭弹劾改任国务员 冒公民胁举大总统第三十四回 踵事增华正式受任 争权侵法越俎遣员第三十五回 拒委员触怒政府 借武力追索证书第三十六回 促就道副座入京 避要路兼督辞职第三十七回 罢国会议员回籍 行婚礼上将续姻第三十八回 让主权孙部长签约 失盛誉熊内阁下台第三十九回 逞阴谋毒死赵智庵 改约法进相徐东海第四十回 返老巢白匪毙命 守中立青岛生风第四十一回 又谋世袭内府藏名 恋私财外交启衅第四十二回 廿一款恃强索诺十九省拒约联名第四十三回 榻前会议忍辱陈词 最后通牒恃威恫吓第四十四回 忍签约丧权辱国倡改制立会筹安第四十五回 贺振雄首劾祸国贼 罗文干立辞检察厅第四十六回 情脉脉洪姨进甘言 语詹詹徐相陈苦口第四十七回 袁公子坚请故军统 梁财神发起请愿团第四十八回 义儿北上引侣呼朋 词客南来直声抗议第四十九回 竞女权喜赶热闹场 征民意咨行组织法第五十回 逼故宫劝除帝号 传密电强胁輿情第五十一回 遇刺客险遭毒手 访名姝相见倾心第五十二回 伪交欢挟妓侑宴 假反目遣眷还乡第五十三回 五公使警告外交部 两刺客击毙镇守官第五十四回 京邸被搜宵来虎吏 津门饯别夜赠骊歌第五十五回 胁代表送上推戴书 颁申令接收皇帝位第五十六回 贿内廷承办大典 结宫眷入长女官第五十七回 云南省宣告独立 丰泽园筹议军情第五十八回 庆纪元于夫人闹宴 仍正朔唐都督誓师第五十九回 声罪致讨檄告中原 构怨兴兵祸延邻省第六十回 泄秘谋拒绝卖国使 得密书发生炸弹案第六十一回 争疑案怒批江朝宗 督义旅公推刘显世第六十二回 侍宴乞封两姨争宠 轻装观剧万目评花第六十三回 洪宠妃卖情庇女党 陆将军托病见亲翁第六十四回 暗刺明讥冯张解体 邀功争宠川蜀麀兵第六十五回 龙觐光孤营受困 陆荣廷正式兴师第六十六回 埋伏计连败北军 警告书促开大会第六十七回 撤除帝制洪宪销沉 怅断皇恩群姬环泣第六十八回 迫退位袁项城丧胆 闹会场颜启汉行凶第六十九回 伪独立屈映光弄巧 卖旧友蔡乃煌受刑第七十回 段合肥重组内阁 冯河间会议南京第七十一回 陈其美中计被刺 陆建章缴械逃生第七十二回 好迁怒陈妻受谴 硬索款周妈生嗔第七十三回 论父病互斗新华宫 托家事做完皇帝梦第七十四回 殉故主留遗绝命书 结同盟抵制新政府第七十五回 袁公子扶椁归故里 李司令集舰抗中央第七十六回 段芝泉重组阁员 龙济光久延战祸第七十七回 撤军院复归统一 开国会再造共和第七十八回 举副座冯华甫当选 返上海黄克强病终第七十九回 目断乡关伟人又歿 衅开府院政客交争第八十回 议宪法致生内讧 办外交惹起暗潮第八十一回 绝邦交却回德使 攻督署大闹蜀城第八十二回 托公民捣乱众议院 请改制哗聚督军团第八十三回 应电召辨帅作调人 撤国会军官甘副署第八十四回 偕老友带兵入京 叩故宫夤夜复辟第八十五回 梁鼎芬造府为说客 黎元洪假馆作寓公第八十六回 誓马厂受推总司令 战廊房击退辫子军第八十七回 张大帅狂奔外使馆 段总理重组国务员第八十八回 代总统启节入都 投照会决谋宣战第八十九回 筹军饷借资东国 遣师旅出击南湘第九十回 傅良佐弃城避敌 段祺瑞卸职出都第九十一回 会津门哗传主战声 阻蚌埠折回总统驾第九十二回 遣军队冯河间宣战 劫兵械徐树铮逞谋第九十三回 下岳州前军克敌 复长沙迭次奏功第九十四回 为虎作伥再借外债 困龙失势自乞内援第九十五回 闻俄乱筹备国防 集日员会商军约第九十六回 任大

## 《民国演义》

使专工取媚 订合同屡次贷金第九十七回 逞辣手擅毙陆建章 颁电文隐斥段祺瑞第九十八回 举总统徐东海当选 申别言冯河间下台第九十九回 应首选发表宣言书 借外债劝告军政府第一百回 呼奥援南北谋统一 庆战胜中外并膂欢第一百一回 集灵囿再开会议 上海滩悉毁存烟第一百二回 赞和局李督军致疾 示战电唐代表生 第一百三回 集巴黎欣逢盛会 争胶澳勉抗强权第一百四回 两代表沪渎续议 众学生都下争哗第一百五回 遭旁殴章宗祥受伤 逾后垣曹汝霖奔命第一百六回 春申江激动诸团体 日本国殴辱留学生第一百七回 停会议拒绝苛条 徇外情颁行禁令第一百八回 迫公愤沪商全罢市 留总统国会却咨文第一百九回 乘俄乱徐树铮筹边 拒德约陆徵祥通电第一百十回 罢参战改设机关 撤自治收回藩属第一百十一回 易总理徐靳合谋 宴代表李王异议第一百十二回 领事官袒凶调舰队 特别区归附进呈文第一百十三回 对日使迭开交涉 为鲁案公议复书第一百十四回 挑滇衅南方分裂 得俄牒北府生疑第一百十五回 张敬尧弃城褫职 吴佩孚临席摭词第一百十六回 罢小徐直皖开战衅 顾大局江浙庆和平第一百十七回 吴司令计败段芝贵 王督军诱执吴光新第一百十八回 闹京畿两路丧师 投使馆九人避祸第一百十九回 日公使保留众罪犯 靳总理会叙两亲翁第一百二十回 废旧约收回俄租界 拚余生惊逝李督军

## 章节摘录

第一百五十七回 受贿托倒戈卖省 结去思辞职安民 却说夏兆麟在席散之后，先打了两圈扑克，输了二三十块钱。这时有个妓女叫阿五的，正立在夏兆麟的背后，夏兆麟因鼻子里闻着一阵阵的香气，忍不住回过头来一看，只见阿五中等身材，圆圆的面孔，虽非绝色，却有几分天真可爱，禁不住伸过手去，将她一把搂在怀中。讲这阿五，原是上回所说胆小意怯，畏惧北老之一人，受了这等恩遇，只吓得胆战心惊，不敢说话，又不敢挣扎，一时两颊绯红，手足无措，只把那一对又羞又怕的目光，盯着夏兆麟的面上，灼灼注视。夏兆麟见了这样子，更觉可爱，忍不住抱住她的粉颈，热烈地接了两个吻。短短的胡须，刺着阿五的小吻，痛虽不痛，却痒痒地使她接连打了两个寒噤。众人见了这样子，虽不敢大笑，嗤嗤之声，却已彻耳不绝。夏兆麟也觉得眼目太多，有些不好意思，便两手一松，把一个软洋洋、香喷喷、热烘烘的阿五，如此形容，使人发一大噓。放在地下。阿五这时突然离了他的怀中，倒有些坐立不安起来，蓬着头，只顾看着众人发怔。写得入情入理。夏兆麟不觉微微一笑，便伸手把刚才输剩放在台上的七十块钱钞票，向她面前移了一移，分明是赏给她的意思。一吻七十元，在一般军阀视之，直细事耳，然在吾辈穷措大闻之，已觉骇人，奇矣。阿五虽然也猜得一二分，却不敢伸手去接，只是看着钞票，看看夏兆麟，又望望众人。众妓见了这情形，也有好笑的，也有妒忌的，也有歆羡的，也有代她着急的。这时又有一个妓女，名叫凤宝的，在妒忌之中，又带着几分歆羡，妒忌人未有不带歆羡者，盖妒忌多由于歆羡而生也。正在无机可乘之时，忽见夏兆麟撮着一根卷烟，还没点火，便忙着走上前，划了根火柴，替他点着，又款款的喊了声老爷。夏兆麟点了点头，便在那七十块钱里，拈出两张拾元钞票，递给凤宝，凤宝连忙接过谢赏。凤宝比阿五乖得多了。夏兆麟又把其余五十块钱票，递给阿五，阿五还不敢接，这时旁边有一个绅士，瞧这情形，忙着向阿五道：“阿五，你这孩子太不懂了。夏大人赏你的钱，为什么不谢赏？”阿五见有人关照她，才伸手接过道谢。接得迟了些儿，便少了二十块钱，应呼晦气。此刻时候已迟，夏兆麟不能多耽搁，便告辞而去。张芬等少不得恭恭敬敬的送到船上。次晨开船到了兰溪，兰溪的官绅，少不得也和龙游一般竭诚欢迎。夏兆麟的船还在半路，便已整排儿的站在码头上迎接。他们以为这样虔诚，方能博夏司令的欢心。按是时夏兼任戒严司令。不料这天刚碰在夏司令不高兴头上，船到码头，不但众人请他的筵会，拒而不受，甚至请见也一律挡驾。兰溪人可谓触尽霉头。众人再三要求，方允出见。众人一见夏司令出来，在众人意中，固不敢直呼其名也。也有鞠躬的，也有长揖的，整排站着的人，高高下下，圆溜溜黑油油的头颅，七上八下的，一齐乱颠。夏司令嚶的一声，众人便似雷轰般应着。夏司令笑一笑，众人又七张八嘴的恭维。一时乱糟糟的几乎不曾把个夏兆麟缠昏了。旁边几个卫兵，知道司令有厌恶之心，也不等众人说话做个小结束，便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如风也似的扶了进去。岸上整排儿站着的官绅，不见了夏司令的影子，兀自打阵儿高声颂祝，无非是夏司令是一路福星，夏司令全省柱石等等说话。话休烦絮，夏司令如此一站一站的到了杭州，见过卢永祥，卢永祥便令他即日开往嘉兴，夏兆麟即日遵令去了。臧、杨入浙后，仙霞岭一带便由臧、杨防守，比及苏、皖、赣、闽四省，都把重兵纷纷调向浙边，卢永祥也少不得分调兵防御，令臧、杨开拔北上，防守黄渡，自己所部的第十师和何丰林所部的两混成旅俱在沪宁路一带守护。陈乐山所部的第四师，由长兴、宜兴之间进攻，天目山方面，则指定第十师的一部，防止皖军侵入。南部则由浙军潘国纲所部的第一旅郝国玺防守温州、平阳，张载阳所部的第四旅防守处州，潘国纲所部的伍文渊第一旅和张载阳的第三旅、张国威的炮兵团防守仙霞岭和常山，都取守势。第四、第十两师合称第一军，自兼总司令，何丰林的两混成旅及臧、杨部队为第二军，以何丰林为总司令。浙军第一、第二两师为第三军，以第二师长、省长张载阳为总司令，第一师长潘国纲为副司令。潘国纲、伍文渊、张国威等防地，本来都在余姚、五夫一带，这次得了调守浙边的命令，当即拔队南行。当调遣军队之际，军务厅长范毓灵忽然得了个消息，急忙来见卢永祥道：“仙霞岭一带，督办派哪一部军队去守？”卢永祥道：“孙传芳北侵，兵力不厚，军械也不甚齐全，不必用强有力的军队去，只派第一、第二两师的一旅去也足够应付了。至于江西的杨以来师，更是不必担心，只一团人便足够对付了。”江西兵之无用，几乎通国皆知，用以作战则不足，用以残民则有余，吾人何幸有此军队。范毓灵道：“浙军可靠得住？”卢永祥吃惊道：“你得了甚么消息？可怕是说浙军不稳吗？”范毓灵尚未回答，卢永祥又道：“当时我也曾想到这层，因为浙军是本省部队，恐受了别人的运动，所以我前日已对暄初张载阳字。等说过，此次战争，无论胜败，已决定以浙江交还浙人，现在浙军差不多是替自己作战了，难道还肯带孙传芳进来吗？”子嘉亦是忠厚之人。范毓灵忙道：“两位师长倒都是靠得住的，督办休要错疑，我今日得到一个消息，倒不

是指他两人。”卢永祥道：“是哪个？”范毓灵道：“我刚才得到一个极秘密的消息，却是指这个人的。”说着，把声音放低，悄悄的说道：“听说孙传芳派人送了二十万现款给夏超，夏超已嘱咐张国威乘机叛变了！是耶非耶？询之浙人，当有知者，吾不敢断。督办应该防备一二才是！”卢永祥怔了一怔，半晌方道：“这话未必的确罢。”子嘉到底是位长者。范毓灵道：“我也希望他不的确，不过有了这消息，我们总该有些防备，莫教牵动大局。”老范比老卢乖得多咧。卢永祥半晌不语。范毓灵正待解释，恰巧潘国纲进来辞行，并请领军械子弹开拔费等类。卢永祥望着范毓灵委决不下。范毓灵会意，因向潘国纲笑道：“子弹已饬照发，开拔费却一时为难。”潘国纲一怔道：“不知什么时候才有。”范毓灵道：“且看明天罢！”答得空泛。潘国纲道：“且看的话，又是靠不住的，到底明天可有？”范毓灵道：“这个……你不要着急，多少总该有些罢。”答得空泛。潘国纲道：“军情紧急，饷项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务请范厅长转饬财厅，克日照发。”卢永祥道：“潘师长不必着急，范厅长既如此说，明天总可有了。”潘国纲刚要再说，恰巧陈乐山进来，见了潘国纲，便道：“我们这边，已经接触了，你们那边怎样？”潘国纲还不曾回答，陈乐山又道：“贵部现在可是暂由伍文渊节制吗？听说大队仍在江山，不曾扼守仙霞岭，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潘国纲惊疑道：“这是什么缘故？……恐怕还是因闽军的前锋尚远，或许是要兼顾江西罢？”潘国纲才力之薄弱，在此数语可见。陈乐山过潘远矣。陈乐山点头道：“我说伍旅长是熟谙军情的人，总不该如此大意，万一闽军偷过仙霞岭，那时岂不悔之已晚？”潘国纲忙道：“这话很是，我当即刻电令他赶紧扼守仙霞。”恐怕来不及了。卢永祥忙道：“这事如何可以这般疏忽？你赶快拍电给他罢！”潘国纲连忙答应，这时他自觉布置未周，有些内惭，坐不住，便辞了出去。范毓灵望着他出去，方谓陈乐山道：“你看老潘为什么这般言词闪忽？难道有什么不稳吗？”陈乐山道：“我不曾听到这个消息。不过潘的为人，我很知道，看去不过能力薄弱些罢了，要说他有什么不稳，倒不是这类人。”卢永祥道：“你那面既已接触，又赶回来做什么？”陈乐山做了个手势道：“请督办再发十五万块钱，今天可有吗？”范毓灵忙道：“有有有，你自到财厅去支领就得咧。”潘无而陈则一索十五万，两面相映，使人暗悟。卢永祥道：“你领了钱，就到前线去，不要再耽搁咧。我明天也要到黄渡一带，视察阵线去咧。”陈乐山答应，到财厅领了军饷，便到长兴去了。第二天卢永祥也到沪宁路一带前线，观察了一会，便仍旧回到杭州。两军在沪宁路及宜兴一带，激战多日，胜负未分。论兵力，苏齐虽比卢永祥要多一倍，无奈苏军不耐战的多，而能战的少。卢、何的军队，却非常勇敢，因此只能扯直，一些分不出高下。至于平阳方面，也是胜负未分。庆元方面，因浙军兵力单薄，被闽军战败，庆元已经失守，不过这一路并非主力，只要东西两路守住，闽军无论如何胜利，也决不敢孤军深入。常山、开化方面，浙军只有第五团一团，江西军虽有一师之众，因浙军素有老虎兵之号，不敢轻进，并不曾接触。这等军队，亏老蔡厚脸派得出来。江山方面，伍文渊正待进扼仙霞岭时，不料孙传芳军已经偷渡过岭，已在二十八都江山南一市镇。掘壕备战，因此伍文渊不敢前进，只在江山城南的旷野上，掘壕防御。九月十三那天，孙军忽然来攻，伍文渊急急率部应战，约莫战了一天，左翼渐渐不济。原来浙军的战略，注重中锋，大约有一团之众，右翼有两营人，左翼却只有一营。孙军这次参加战事的，有三混成旅之众，因探得浙军左翼的防线单薄，便只用两团人牵制住中锋和右翼的兵力，却用全力去压迫左翼。左翼人数甚少，如何支持得住？战了一天，人数已不足一连，一面勉强支撑，一面急急打电话请伍文渊派兵救援。伍文渊又打电话请潘国纲派兵，潘国纲教他派第二团第一营上去，伍文渊只得又打电话给第二团团团长，第二团团团长又打电话给第一营营长，第一营营长回道：“我虽愿意去，无奈我四个连长都不愿意去，请团长回复司令，另派别的队伍去罢！”真是放屁，养你们做什么用的？第二团团团长急道：“这如何使得？左翼现在十分要紧，怎么禁得再另行派兵？电话去，电话来，一个转折，又要费多少时候，如何还来得及？”营长道：“四个连长不肯去，也叫没法，请团长派第二营或者第三营去罢。”倘第二、第三两营也象贵部一般不肯去，难道就不战了！第二团团团长没法，只得回复伍文渊。伍文渊又急急打电话向潘国纲请示，潘国纲急令调第六团去接应。第六团又因不是潘国纲的直辖部队，不肯遵令。命令如此不统一，安得不败？按六团系张载阳所部。如此几个周折，前线左翼几个残兵，早已被孙军的炮火扫光。孙军乘机占了左翼阵地，向中锋的后面抄过来。那些炮兵中有几个士兵，见敌军抄袭过来，急忙向敌军瞄准，想发炮时，却巧被张国威望见，急忙亲自走上炮台去，喝退炮兵，把炮口瞄准自己浙军的前线，接连就是两炮。那些浙军正因自己发炮并没效力，正在惊疑，忽觉炮声发处，自己队伍中的人，就如潮水也似的倒了下去，再加审辨，才知炮弹是后面来的，知道已有内变，便齐喊一声，不听上官节制，纷纷溃退下去。中锋一溃，右翼也不敢再战，立刻跟着败走，连在后方的第六团也被溃兵冲散，跟着奔逃。浙军威名，扫地尽矣。第五团原是防守常山的，听说江山

战败，后路已经被截，也不敢再留，急急绕到衢州，跟着溃逃。一天一夜，奔了一百六七十里，直到龙游，方才休息了三、五个钟头，重又撒腿飞跑。浙军威名何在？此时卢永祥尚在杭州，浙军溃退的第二天，方才接到这个消息，只因电报电话俱已隔绝，得不到详细情形，都说：“浙军全体叛变，倒戈北向，反替孙军做了向导。”卢永祥部下的几个高级军官听了这话，一齐大怒，约齐了来见卢永祥道：“督办待浙江人总算仁至义尽，不料他们这般无良，下此辣手，他无情，我无义，现在我们也顾不得许多，督办千万不要再讲仁义道德的话！”浙军即叛变，与杭人何与？说得无理之极。卢永祥忙道：“你们要怎样呢？”是故意问。众军官道：“还有什么办法！老实说，事已至此，就是我们不干，部下士兵，也要自由行动了。”卢永祥冷笑道：“哦！你们原来想这等坏主意，这不是糟蹋浙江，怕还是糟蹋我罢。我治军二十年，部下的兵士，从来不曾白要过民间一草一木，好好的名誉，料不到今天坏在你们手里，你们果然要这样办，请先枪毙了我再说罢！”卢氏治军之严明，在旧式军人中，确实不易多得。众军官听了这话，更觉愤怒，齐声道：“督办待他们如此仁义，他们可有一点好处报答督办？今天督办有别的命令，便是叫我们去死，我们也都情愿，只有这件事，我们只有对督办不住，要抗违一遭了。”说着，起身要走。卢永祥急忙立起身来，喝令站住。众人只得回头，看他再说些什么话，只见卢永祥沉着脸，厉声问道：“你们果然要这么办，非这么办不行么？”众人齐声道：“今天非这么办不可！”足见怨愤之极。卢永祥大怒，立刻掣出手枪，向自己心头一拍，厉声说道：“好好！请你们枪毙了我罢，我今天还有脸对人吗？”更说不出别的话，写得气愤之极。众人见卢永祥如此大怒，倒都站住脚，不敢动身了。里面有一两个乖巧的，反倒上前劝解道：“督办不必动气，既督办不愿意如此办，应该怎样处置，只顾吩咐就得咧。”卢永祥听了这话，才换过一口气来，喘吁吁的说道：“你们若还承认我是上官，今日便要依我三件事。”众人问哪三件事？卢永祥道：“第一件，各军军官，所有眷属，一例在今日送往上海；第二件，各军军官士兵，所欠商家的帐项，一例须在今日还清，不准短少半文；第三件，各军官兵，一例在今夜退出杭州，开往上海。”众军官听了这话，都十分不服，却又不敢违抗，大家默然不语，怒气难平。正在不能解决之时，恰巧张载阳得了这个消息，赶来请示。众人见了他，都眼中出火，纷纷拔出手枪来，要和他火并。卢永祥急忙拦住，众人虽则住手，却都气忿忿的指着张载阳大骂。张载阳却不慌不忙的向着卢永祥一弯腰便跪了下去。卢永祥慌忙把他扶起道：“暄初如何这样？这件事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又不在前敌，如何知道前线的情形？”卢永祥确不失为仁厚之人。张载阳大哭道：“浙人久受督办恩荫，哪个不想念督办的的好处，哪个不想报答。不料浙军软弱，逆贼内乱，恶耗传来，令我肝肠寸裂。我职为总司令，不能节制各军，使他们效忠督办，至有此变，这都是载阳之罪，特来向督办请死。”亦是实情实理之言，但事卢如君，未免大失身分耳。卢永祥亦忍不住流下两点老泪，忙安慰他道：“暄初不必这样，当初我本有言在先，此次战事，无论胜败，必然把浙江还给浙人，浙军之变，不过自己捉弄自己而已，在我并没有什么损失，何必怪你。我现在仍当实践前言，辞去浙江军务善后督办的职务，将浙江交还浙人。暄初是浙江人，此后请好自为之，不要负我交还的一番苦心咧！”张载阳道：“我随督办来，仍随督办去，岂肯贪恋权位，受国人的唾骂？”此时除随卢俱去以外，实亦无术可以自辩。众人听了这话，都道：“很好，暄初兄，你能这样办，我们原谅你，我们并原谅浙江，想不到浙江还有你这么一个人。”怨愤如画。张载阳听了这话，十分难受，便即设誓道：“张载阳如有一点对不住卢督办的的心，将来总须死在敌人之手。”卢永祥忙道：“这何必呢。你一去，浙江教谁维持？”张载阳道：“无论有人维持，没人维持，我无论如何，总须随督办到上海去。”说着，便别了众人，回到省长公署里，令人去请夏处长夏超时任警务处长，兼省会\*\*厅长。和周总参议来。周凤歧时任警备队总参议。两人到了省长公署，张载阳先对夏超道：“老兄想这省长一席，现在可以达到目的了，在气头上故有此话。现在我决计跟卢督办走了。这省长的事情，就交给你罢。但是据我想来，孙传芳也不是好对付的人，怕没有象子嘉那样仁厚罢。”夏超听了这话，不觉良心发现，惭愧道：“既然省长随督办去，我当然也去，如何说这话？”张载阳笑道：“你太谦了，不怒而笑，其鄙之深矣。何必客气。定侯兄！夏超字。你自己不知道，外人是怎样咒骂你？”夏超脸一红道：亏他尚能一红。“外人怎样骂我？我自己想来，也并没有什么可骂之处哩。”你太夸了。张载阳冷笑道：“你自己怎得知道？既你问我，我少不得学给你听，你当初因想做都督，不惜和吕戴之吕公望前为浙江都督。火并，结果戴之虽给你撵走，却便宜了杨督。只因你一点野心，便把一个很好的浙江，送给外省人的手中去了。使现在的浙江成为北老殖民地，罪魁祸首，就是你定侯兄。现在你因想谋夺省长的位置，又不惜把人格卖给孙馨远。你须知道，督军省长，不过过眼云烟，二十万的款子，更是容易用完。”语音未完。夏超急忙打断他的话头道：“省长怎样骂起我来了？”张载阳冷笑道：“怎说我骂你？你自己问我，我才学给你

听呢。妙妙，不意暄初公有此妙语。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还有呢！”妙妙，不意暄初公有此妙语。周凤歧初时不过静听，此时忙夹着说道：“两位却别说闲话，大家谈正经事要紧。”浙人议论谓张国威之倒戈，二团之不战，周亦有嫌疑。张载阳笑道：“什么叫正经话？好在我们都是知己朋友，有什么话不可说的？省长的事情，我决意交给定侯兄了。第二师长的事情，请恭选兄周凤歧字。担任了去。此后浙省的事情，全都要仗两位的大力维持，兄弟明天便要随卢督走了。”夏超、周凤歧齐声道：“省长既随卢督去，我们如何可以独留？”张载阳笑道：“这如何使得！你们也走，浙江岂不是没有人的吗？省城的秩序，还有谁来维持？”妙语妙语。夏超和周凤歧不好再辞，只得答应。意在此耳，何必客气。次日，张载阳又到督军署中来见卢永祥，其时陈乐山已在那里，彼此见了，心头都有说不出的难过。张载阳问起长、宜情形，陈乐山不曾答应，卢永祥替他代答道：“我已令他全部退回嘉兴了，将来还要退守松江。总之我无论如何，决不在浙江境内作战。卢公对浙江人则对得住矣，其如江苏人何？所有在省城里的兵，昨天一夜，也俱给我运完了，我定在今天下午走。暄初兄已决定同行吗？”从容之极。子嘉气度，似亦不易及。张载阳称是。陈乐山忽然问道：“暄初兄把省长的事情交给谁？”张载阳道：“定侯。”陈乐山见说起夏超，咬牙切齿的道：“这反复的逆贼，你怎么还把省长的事情交给他办？我见了，不用手枪打他两个窟窿，不算姓陈。”张载阳怕他真个做出来，倒竭力劝解了一会。到了下午，卢永祥令没有走的几个卫兵，先到车站上去等着。张载阳道：“督办怎么把兵运完才走？”卢永祥道：“我假使先走，你能保这些兵士不胡闹吗？”做好人便做到底，所谓送佛送上西天也。张载阳听了这话，十分感动。临走的时候，卢永祥独坐着一部汽车，也不跟卫兵。陈乐山忙道：“现在局势吃紧的时候，督办怎么可以这般大意？”卢永祥笑道：“乐山兄太过虑了，难道还有要谋害卢永祥的浙江人吗？”是深信浙江人之语乎？抑自负语也。说着，一径上车走了。众人都十分感动。张载阳、陈乐山等一行人，也随后上车，不一刻，夏超、周凤歧等都赶来送行。陈乐山一见了夏超，勃然大怒，立刻拔出手枪，要结果他的性命。张载阳急忙把陈乐山抱住，代为哀求。陈乐山大怒，指着夏超骂道：“反贼！嘉帅何负于你，你竟下这般辣手？干此卑鄙的事情？你以为孙传芳来了，你有好处吗？老实说，今天先要你到西天佛国去咧，看你可能享用那二十万作孽钱？”说着，便又挣扎着，夺开张载阳的手，掣出手枪，向夏超就放。亏得张载阳不曾放开握住他右臂的手，慌忙把他的右臂一牵，周凤歧便把他的手枪夺下。陈乐山怒气未息，又指着他大骂道：“反贼！反复的小人，你以为这样一反一复，便可以安居高位吗？只怕总有一天反复到自己身上来呢。你以为孙传芳是将来的大恩主吗？恐怕一转眼间，仍要死在他手里咧。”夏超本来总坐着，不曾开口，到此方才说道：“乐山兄！怎样知道我和孙氏有关系呢？你已找得了证据吗？”陈乐山听了这话，不觉又勃然大怒道：“你还强词夺理，我教你到阎罗殿上讨证据去。”说着，猛然摔开了张载阳、周凤歧，拾起手枪，一枪向夏超放去。张载阳赶紧夺住他的手时，早已砰的一声，一颗子弹，飞出枪口。一个人啊呀一声，应声倒地。正是：未听军前鼙鼓声，先见同室操戈事。欲知夏超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平心而论，浙江历任军事长官，均尚比较不坏，所以十七年来，各省糜烂不堪，惟浙江一隅，未被兵燹，西子湖边，几成世外之桃源。虽浙江地势，不宜于用武，究亦不能不归功于各军事长官之能顾大局也。卢氏去浙，浙中各界无不惋惜，即仇敌如孙馨远，亦有“嘉帅老当益壮，治军饶有经验，我侪分居后辈，允宜若萧曹之规随，庶不负嘉帅让浙之心”之语。故终孙氏之任，未有大苛政及民者，亦卢氏感化之功也。惟卢氏知有浙而不知有苏，岂真视浙为故乡、苏为敌国耶？抑何眼光之短浅也哉？

# 《民国演义》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